

泥水匠的兒子

倒戈將軍馮玉祥

章君毅

黑海之上 一把怪火

三十七年九月一日，一艘由紐約駛赴俄國的俄輪「頗畢大」號，舟至黑海敖德薩港附近，船上正在放映電影，忽然起了一陣神秘的火，燒死

了歷史大林邀約赴俄的「倒戈將軍」、「基督將軍」馮玉祥，和他的一個女兒。這件轟動世界的怪火案，箇中內幕，至今猶未揭破。不過有很多人都在說：馮玉祥雖會一度左傾，可是史大林對他的恨甚深，因為他在民國十五年騙過史大林的大

批軍火，還殺了一名俄國顧問。史大林

早就想害馮玉祥了，祇是馮玉祥防範嚴密，使他無從下手。三十七年乃利用馮

玉祥去國旅美，派蘇聯和中共的特務，花言巧語將他套住，由史大林出面請他

赴俄考察，然後再送他回大陸。馮玉祥一世精明狡獪，居然也鬼迷心竅，中了大

獨裁者史大林的圈套，因而送了性命。馮玉祥的一生，波譎詭秘，曲折離

奇，他本人就是慣於掀風作浪的人物，從光緒末年直到抗戰勝利，他一手導演

無數令人啼笑皆非，嘻笑怒罵的趣劇、鬧劇、喜劇和悲劇。他是名符其實的西北軍領袖，也曾在中央膺任軍事委員會

副委員長，得意時他曾擁兵百萬，失意時又曾幾度放逐流亡。他的軼聞軼事口耳相傳，歷數十年猶為人津津樂道，成為茶餘酒後的最佳話題。本文所寫的却是極少為人所知，而且十分引人入勝的另一面，——馮玉祥的身世和童年，俗話說「百尺高樓從地起，好漢不論出身低」，又道是：「八歲看一生」，讀者讀了馮玉祥父子兩代苦得血淋淋的往事以後，應可對這「固一世之雄哉」的變化莫測人物，其怪誕性格之形成，恍然而有所悟。

馮玉祥原名馮基善，字煥章，小時候乳名叫做科寶，那是他父親順着他祖母的意思，給他取的，希望他能夠成為科舉場中的一宗法寶，有考必中。在他上面還有一個哥哥，學名馮基道，乳名北寶，「北寶」這個乳名則是馮玉祥的祖母所取，因為他生在山東濟寧，濟寧當然是安徵巢縣的北方。至於馮玉祥這個響亮的名字，反倒是他自無意之間檢來。

安徵巢縣，是馮玉祥的故鄉，巢縣和合肥，



有倒戈將軍，「基督將軍」「大兵詩人」之稱的馮玉祥

清朝的時候都屬廬州府，合肥是廬州府治，跟巢縣只隔着一條肥水。所以，馮玉祥和淮軍的創始人，李二先生李鴻章，以及淮軍遺孽，北洋軍閥的第二號人物，「歪鼻子」段祺瑞都可以算是同鄉。不過，馮玉祥其生也晚，李鴻章死的那一年，他才十九歲，也就在那一年上，大年正月初六，馮玉祥還在歸李鴻章節制，併入淮軍指揮系統的保定練軍裏當兵，一個月關三兩三錢餉，他可是關了餉就得還賭賬，爲了恨自己沒出息，差點沒把一隻左手給剝掉。中堂大人和小兵之間有天淵之別，他當然挨不上李鴻章的邊。却是，他後來卻有機會跟段祺瑞打過交道，直皖之戰時馮玉祥是吳佩孚的大將，他曾將段祺瑞的心腹親信，長江上流總司令吳光新給一路擄到漢口，讓湖北督軍王占元繳了他的械，「昨爲座上客，今爲階下囚」。二次直奉大戰，馮玉祥又猛抽吳佩孚的後腿，臨陣倒戈，回師襲京，居然能和張作霖、段祺瑞分庭抗禮，控制了北政府中樞所在的北京城。只是不久段祺瑞便千方百計的把他擠走，報了直皖之戰中馮玉祥喫裡扒外的一箭之仇。可見這兩位安徽廬州小同鄉，處得實在是糟透糟透。

馮家所在的小地名竹柯村，就在巢湖邊上。馮玉祥他爺爺是個種田的泥腳桿，可是窮得要命，尤其是晚年，一直都在饑餓線上掙扎。馮玉祥記不得他爺爺的名字，祇曉得他爸爸有六兄弟姊妹，他爸爸行二。四兄弟因爲家中生活艱難，紛紛的遠走高飛，自尋生路，馮玉祥他大伯和三叔當裁縫，四叔住在一家地主家裏，算佃農也算是長工。餘下最小的一對弟妹，都還是小孩子。

馮玉祥的爸爸叫馮有茂，道光二十五年（公元一八四五）生在竹柯村老家，只有他，限定了貧苦無依，衣食無着的父母。他當過一陣子雇工，又學會了一門手藝，幹上了泥水匠。

馮家窮到了什麼程度？由於連年兵連禍結，沒人蓋屋子，那來泥水匠的生意？所以不但經年累月家中分文無有，而且一家三口平時唯有以鍋巴和稀飯充饑，難得見些兒蔬菜，更何況葷腥？有一年，馮玉祥他爺爺病了，老奶奶急得直是在哭，醫生請不起，連買些個草藥的錢都無從籌措。馮玉祥他爸爸馮有茂，眼看着高年老父躺在床，上痛苦呻吟，白髮老娘儘在掩面悲啼，他想來想去想不出籌錢的法子，就祇好帶幾塊鍋巴，冒着料峭的寒風，穿他襤褸不堪的衣裳，上巢湖邊上去摸魚。

既沒有網罟，又沒有釣杆，馮有茂就只能光着兩隻腳下水，到水淺的地方，仗着眼明手快，窮追猛趕，摸那一條條的活魚。——往往一日所得，祇不過幾條魚兒，拿到村子裏賣，賣上幾個小制錢，他便買些個草藥，巴望能治好他父親的病。可是草藥根本不能生效，他父親的病不唯不見好，反倒漸趨沉重，拖到時序進入隆冬，大雪翻飛，大地成一片銀白世界。巢湖的湖水結了冰，恍如一面奇大無比的巨鏡，有魚也無從摸起，何況家中存糧有限，眼看決計撐不過這個冬天。馮有茂他母親無可奈何，把一日三餐遞減爲二餐、一餐，甚至一天只吃一頓稀飯，煮稀飯那來的鍋巴？——馮有茂唯有咬緊牙關，忍饑受凍，還是穿着單薄的衣衫，而在每天夜晚，帶一柄鋤頭，一盞油燈，到巢湖的冰面上先鑿個冰窟窿，然後把油燈擱在窟窿旁邊。冰下的魚兒，覺着了燈光，多半會漸漸的聚攏，縱身上跳躍，偶或跳出窟窿口，落到了冰面上，馮有茂就滿地滑溜的搶着去撿。守那麼一夜半夜，居然也可以得三五斤出水凍死了的魚。上街一賣，維持家中的伙食，和他父親的草藥，勉強不致中斷。

捐着老娘去逃荒

還沒擇過那個慘淡的冬天，更大的災禍，出乎意外的來到。洪楊革命，太平天國役後，緊接着又來了聲勢浩大，糜爛安徽、山東、江蘇、河南、陝西、湖北六省，縱橫中原十八年的捻亂。捻，又稱捻子，本來是民間秘密會黨白蓮教的一支，起源於鄉下人驅逐瘟神疫鬼，捻起紙捲，浸以油脂，點燃起來作火把，舞龍，名之爲「拜捻」。後來有人利用捻子上的人報仇、生事、敲詐、勒索。當咸同年間清廷忙着跟太平天國打仗，安徽成了清軍和太平軍往復拉鋸的大戰場，官兵無力兼顧地方治安。在那種兵荒馬亂，民不聊生的大混亂時期，捻子上的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羣結隊，四出搶劫。他們有固定的家，也有妻子兒女，但却抗繳錢糧，不服官管，往往小捻三五十人，大捻一二百名，定下「堂主」、「先鋒」等等的名號，呼嘯而出，打家劫舍。他們姦淫燒殺，無所不爲，甚且有挖人眼睛，殺頭活埋種種的殘暴行爲，使附近州縣的百姓，畏之如虎，從來不敢加以反抗。因此所謂捻子，實則土匪強盜，不過每當他們結夥搶劫，滿載而歸，也還能安份

守己，回家裏住一段時期，等到糧食喫光，再出去搶。

第一個夥集羣搶，聚眾起事，成了大部隊的搶首張洛行，他的起事地點，正是皖北的亳州。所以安徽的搶匪之亂，很迅速的便蔓延到了亳州、鳳陽、潁州、壽州等地。馮玉祥的家鄉巢縣，於是也就首當其衝，大遭其殃。照說，像馮其茂那樣一文不名，家無隔宿之糧的家庭，根本就是赤貧，即使搶子來了，他們家一無錢米財物，二無少婦長女，還有什麼可耽心的呢？不過搶子橫行，村子裏的人逃得精光，剩下馮有茂一家，總不能天天摸魚來喫呀？因此，搶亂一起，頭一棒就馮有茂摸到了魚也沒處賣，而且即使有錢也抓不着藥，馮玉祥的爺爺，就這麼一病不起，溘然長逝。馮有茂把他草草的掩埋過後，爲了覓食求生，唯有帶着小脚伶仃的老母親，和一對幼小的弟妹，踏上逃荒的艱辛行程。

馮有茂用一條長長的布帶子，把他不良於行的母親，往背上一揹，緊緊的綁住。然後，一手牽着弟弟，一手牽着妹妹，就這麼離了一無所有的家屋，和闕無人迹，連貓兒狗兒都逃得一乾二淨的竹柯村，踉踉蹌蹌，奔向合肥。一心指望能在合肥找到點吃的，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弱妹，他不曾奢想能夠獲得一份工作，或一處聊備風雨的棲身之地。這一家四口唯一的生路，似乎只有當叫花子，乞討維生，假如合肥還有市面，還有人煙，那麼，破廟或屋簷下便是他們的宿處，好心老爺太太施捨的剩粥殘飯，也許可以讓他們多撐些時。

途中，走得既慢，又復是腹內空空，馮有茂的弟妹妹實在太小，走不動了，便牽着母親和哥哥的衣襟，放聲大哭。馮老太太和馮有茂於心不忍，做母親的堅持要自己下來走路，做哥哥的便去找了一根扁擔，兩個籬筐。小弟弟、小妹妹各自坐在一個籬筐裏。由他咬咬牙，使個勁，一扁擔挑了起來走。

這情景，正是鳳陽花鼓最古老的歌詞中所形容的：

「說鳳陽，道鳳陽，鳳陽本是好地方，自從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，咚咚咚咚，咚咚，小戶人家賣兒郎，奴家沒有兒郎賣，身背着花鼓走四方。」

當年，逃荒幾乎成爲皖北百姓謀生手段之一種了，祇是，鳳陽和巢縣距離雖近，馮有茂還沒有唱鳳陽花鼓的那個本事。不過，途中如果有人想買他的一對弟妹，那他和他的母親都會以爲兩個「小把戲」因而獲救，自此有了生路，還得高興一場哩。

背一陣子高堂老母，挑一會兒幼小弟妹，如此這般，輪流休息，馮有茂這一家子總算揀到了合肥、巢縣分界之處的肥水河邊。早先有渡船往返擺渡的，當時却既不見人，又不得船。一家人就唯有望河興嘆，急得流淚，馮老太太老淚縱橫的說：

「沒得船，人又不能飛過去，這就是天老爺叫我們不如回家去死，免得屍骨拋在外頭，一世回不了家鄉。我們還是回家去吧！」

「回家就祇有死路一條啊，」馮有茂流着眼淚，堅決的說：「娘，妳莫慌，總有個法子好想想。」

他把母親弟妹在岸邊上安頓着，捲起褲腳，開始涉水。幸好，肥水不深，他可以涉水而過，直登彼岸，於是馮有茂在岸那頭歡聲大叫：

「菩薩保佑，有救了！」

找了一隻棄在路旁的木盆，馮有茂扶他母親坐進去，自己推着，小心翼翼的送到了對岸。然後，再把兩個弟妹，籬筐扁擔，分做兩次渡完。

窮途末路竟有艱遇

好不容易全家都踏上了合肥縣境，正準備繼續登程，往合肥城裏走。岸那頭，遠遠傳來雜沓的鼓噪之聲，還夾着兩名少女的尖聲哀叫，一聲聲的——

「老太太啊，大哥啊，做做好事，救救命啊！後面的土匪馬上就要追上來囉，求你再辛苦一趟，把我們兩個給渡過去吧！」

馮老太太和馮有茂愕然的隔河眺望，見兩個十七八歲的年青姑娘，都跪在河那邊的泥地上，一面喊救，一面連連的磕頭。在她們的後面，追兵的叫聲聲却越來越近，多一半是在向這條路上而來。

馮有茂進退兩難，煞費躊躇，馮老太太同情兩個姑娘的遭遇，萬一被土匪追上，她們的前途簡直不堪設想。所以她斷然的命令她的兒子，說是：

「你再走兩趟，把那兩個女孩子救過來。」

「來不及了啊，」馮有茂十分為難的說：「眼看着土匪就到，到時候連我都跑不了。」

「救人一命，勝過七級浮屠，」馮老太太說：「我們總不能見死不救哈。」

沒奈何，馮有茂祇得硬起頭皮，在緊張萬分，間不容髮的情況下，再在肥水河裏涉水跑兩個來回。他把兩個姑娘全渡過來了，唯恐再走大路，瞬刻之間會被擒匪追上。一行六人落荒而走，斜出小徑，一路披荆斬棘，空着肚皮熬到入晚時分。托天之幸，看見半山之腰有一座小廟，勉強可以容身。

小廟破敗冷清，連菩薩都不見了，馮老太太和那兩個姑娘，仍然向空着的神龕跪拜磕頭，謝神靈的庇佑。這一夜，馮老太太帶兩個姑娘和她的一雙小兒女，都睡在小廟裏的泥地上。馮有茂為那兩個姑娘着想，他既是成年的男子漢，就該避嫌。他獨自一人坐在廟門外，背敬牆根，露宿一宵。

第二天早上，這辛酸艱難，險阻重重，而且前途茫茫的逃荒乞食生涯，竟然添上一層浪漫色彩。一行六人剛要繼續登程，兩個女郎突如其來的在馮老太太跟前一跪，羞人答答，儘低着頭在央求，她們說昨日在追兵將至，極度的混亂之中和家人失散，還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相見。她們依馮馮家母子，却是非親非故，旅途迢遙，長此以往實在是很不方便。她們唯恐馮家母子不肯長此收留照料，所以寧願效娥皇女英的故事，雙雙的嫁給馮有茂，只要馮老太太肯收她們做兒媳婦

這使馮老太太大出意外，當時她唯有婉言拒絕，離鄉背井，目今連飯都沒有得喫，怎談得上娶兒媳婦？但是兩個姑娘志誠意堅，懇求不已，馮老太太便不免有點猶疑，又怕錯過了這個給兒子娶媳婦的天賜良機。——她到廟門外去問問兒子的意見，馮有茂把當前的處境，看得比他母親清楚透澈，他的答覆是：

「這個話談也不要談。」

幸虧馮有茂認清環境，作了此一堅定的表示。否則的話，這小小的逃難行列，萬一結成一家親，六個人的未來，那將無法想像。

說也湊巧，就在第二天的路上，兩個姑娘和她們的父母，偏就猝然重逢。姑娘一家向馮有茂母子千恩萬謝。馮有茂則在分道揚鑣，告過了別以後，接連唸了幾聲「阿彌陀佛」。自顧不暇之際，這天大的累墜，總算只讓他擔了一天的心事而已。

不曾走到合肥城裏，一家四口來至一處偏僻的村落，村子上的人家都還沒做逃荒的打算，村外也有一座沒人照看的破廟。他們便在廟裏棲身，每天早起，老的帶着小的，上附近的村莊討飯。

以乞討渡日撐過一段艱苦而漫長，半饑半飽的時期。有好心腸的人勸告他們說：

「天長日久，你們這樣子下去終究不是一回事。得想個法子，作個穩妥的打算。」

「那能談得上穩妥的打算呢？」馮有茂唯有凄然的答道：「此刻我們是過一天算一天罷了。」

但是好心腸的村人終於給他們想了個法子，介紹馮有茂到隣村的一位地主，張老太爺家裏當傭人。而且還由張老太爺慷慨大方的先支了一筆工錢，當時捻子已經過境，竹柯村恢復平靖，馮有茂先送他母親和弟妹回家，用那筆預支的工錢苦苦渡日，他自己則如時如刻的回到張老太爺家中。

私下習武中了庠生

張家很潤，老太爺膝下只有兩位少爺，兩位少爺穿衣着緞着綢，吃肉挑肥揀瘦，一副執椅子弟的派頭，四書五經可是命中註定了似的永遠讀不好。張老太爺時刻以門第攸關，兩個兒子的功名爲念，唯恐他兩個文不成而武不就，請了位打把式的師傅，住在家裏授那難兄難弟的武藝。淮上健兒習武的風氣很盛，自古以來這一帶便是將校軍士的溫床，即連失業的泥水匠如馮有茂，都因爲平時目濡耳染的關係，很有幾斤膂力，能耍幾手拳腳。當時李鴻章的淮軍已取功勳彪炳的湘軍而代之，連縉紳人家的子弟，也大有一刀一槍博得遠大前程的壯志雄心。祇是在張家作此想法就祇有童子成龍的張老太爺一個，他那兩位少爺却對經文緯武一般的興緻缺缺。

張家請了武藝師傅，備下刀槍劍戟十八般武器，和練武場，弓架箭靶，石鎖石擔。匠師兩位少爺睡晏起遲，天天早上都賴床，有時候喫暈不過，上練武場拉拉弓，搬搬石鎖，馬上就喊腰痠背痛吃不消。武藝師傅無可奈何，張老太爺徒呼負負，他花了那麼許多錢和心血，殊不知竟造就了他家的一名傭人。

色。兩間朝西的屋子因為窗戶太小，祇能射入一線陽光，而在那一線陽光之下，正好照見飛絮般的柴烟冉冉飄浮，很顯然的屋子裏一天到晚都充斥着柴烟，這實在是太不够衛生條件。然而，這兩間滿是柴烟的小屋，却正是馮有茂一家食於斯、宿於斯、便溺於斯、會客、活動、作息、遊玩於斯的唯一所在。

長大成人，而且飛黃騰達以後的馮玉祥，除了高大魁梧，頗具熊鷹之姿外，他的相貌還有一項異於常人之點，那便是他的兩隻耳朵，左耳方而短，右耳大且長，兩隻耳朵的大小形狀迥不相同。也曾有不少看相算命的，或是奉承阿諛之士，說這便是主貴，彷彿他的一生「富貴榮華」，都從這一對天生異相的耳朵得來。其實滿不是這麼一回事，馮玉祥的兩耳迥異，是因為小時候吃奶他愛偏向左邊靠，睡覺也側向左邊睡，這才把左耳朵給壓成了個短而且方。——祇不過馮玉祥的母親，却另有一個說法，她在往後常愛跟馮玉祥開着頑笑：

「科寶呀，你記不記得從前咱們剛搬到康格莊，住的那兩間屋子，又矮又小，又黑又髒，你給圈在裏頭受不了，老想撒腿就往外頭跑。幸虧門神爺有靈，一把將你的耳朵拉住，所以你就沒有跑掉。你左耳朵缺這一塊，就是給門神爺拉掉了的。」

雖然是母子間的談笑，但是話裏頭却透着無比的辛酸，馮玉祥他的游老太太說這個話是有因頭的，她一連生了七個兒子，然而正因為住的地方環境衛生太差，平時營養又不够，七個男孩除

了老大馮基道、老二馮玉祥，幸獲保住了性命。便告夭折。眼看着自己的孩子，在貧困中一個個的其餘五個除了老三多活了幾年，大都是生下不久死去，讓做母親的該有多麼的傷心。（未完待續）

南洋電機公司

MARINE RADIO & TELEVISION SERVICE

營業項目

無線電工程

1. 船用雷達修理架設
2. 電（磁）羅經修理校正
3. 各式收發報機買賣
4. 船用航海電子儀器修護保養

電視工程

1. 各式電視天線架設
2. 大樓共用電視天線系統架設、設計
3. 歐美日本各國電視修理
4. 各型電視買賣

電話一到。服務即來

地址：北臺市昌一路六十二號

TEL: 367525

28162